



山东省监狱的罪恶（下）

迫害案例（被山东省监狱迫害致死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案例上期已曝光，在此不重复叙述）

遭酷刑致残、致伤的法轮功学员

青岛市法轮功学员**邵承洛**，遭受到一百多种酷刑的折磨，如用牙刷把儿绞十指缝，血肉模糊，折断指骨，用鞋刷把儿捣烂腋窝，用缝衣针扎身体，用木棍刮肋骨，用牙签往指甲缝“钉竹签”，用凳子腿打、鞋底抽，扭胳膊压大腿，脚踩肚子，用电烙铁烙两腿膝关节及踝关节，用打火机烧眼睛、指头，打烂臀部，伤口撒盐，削尖小椅子腿，尖朝上放在地上，四个犯人提着邵承洛的手脚往椅子腿尖上攒，致其臀部腰部严重损伤，拔其胡子、头发、眉毛。邵承洛的腿被打断，颈椎被打伤，腰椎被打变形，颈伤后两手指麻电无力不灵活，并引发头颈椎性头痛，被打断的脚趾关节也留下后遗症，疼痛不灵活，阴天受凉加重，因强制灌食，牙被螺丝刀撬坏，胃被插管插伤，经常疼痛，身体多处伤残，全身肌肉萎缩。

青岛市法轮功学员**刘锡铜**，年近六十岁，陈宇磊、崔国栋等四十多名暴徒轮换动用一百多种刑罚，对刘锡铜进行了比砍头锯臂还痛苦的非人折磨，摧残长达八个多月。受到的刑罚只有人想不到的，没有邪恶暴徒做不到的。诸如：五花大绑，推倒地上，踩踩身体；用鞋刷把儿来回捅腋窝；用鞋底打头部面部，击舌头，打鼻梁；用木棍敲打全身骨关节；用带锯齿的牙刷把儿在手指缝间上下拉动；用绳索持续捆绑近八十天；经常十几天连续不让睡觉；凶犯将其击昏五十余次；拧拽皮肉；手纸撮成硬条状从鼻孔一直插到胃里；当活靶子练拳击，脸肿胀得象馒头，眼睛只剩一条缝；把他的头插到裤裆里，卧地；头戴白纸帽子，脖挂污蔑大法师父及法轮功的牌子，脸上粘白纸条，低头弯腰，两手垂膝；拧耳朵，摁鼻梁，抠眼珠，打



山东省监狱男监内管监区

耳光；从头顶浇凉水，湿透衣服及被褥；寒冬扒光衣服冷水泼身；吊绑床头，绳勒脖颈，强光刺眼；头戴铁桶，棍砸铁桶，震得耳朵嗡嗡作响；两眼蒙蔽、嘴塞抹布；针刺手指、脚趾；香烟烫皮肉；打火机烧身体；眼珠上抹风油精；生殖器上刷辣椒水；强灌盐水和风油精以及厕所里的脏水；花样繁多的绳刑；连续关押长达六个月不准迈出死囚牢门半步。凶徒扒掉老人的上衣，一遍又一遍地往他皮开肉绽的背上撒盐浇水，再用板子刮，那真是剥皮一样的感觉。暴徒们施刑过程中，不断叫嚣：“凡是被押进监狱的法轮功人员，都得经过我们这鬼门关，不“转化”的连囚门都别想出去，严管组是个死牢，打死就打死了，没有人管，政府就让我们这样干。”残酷的迫害，给刘锡铜留下了脑震荡眩晕后遗症，耳廓残缺，全部牙齿松动等伤残后果。

济南市法轮功学员**王洪章**，已近八十岁高龄，罪犯陈宇磊（组长）、孙奇、陶春勇、张诚，轮流对王洪章压杠子、强制跪圆木；长时间蹲着，并在后腿弯夹上圆木棍，上下滚动；把牙刷把儿夹入指缝，再用绳子将手指勒紧，来回绞转牙刷把儿，绞得指缝皮破肉烂，露出骨头；用鞋底打烂屁股和头面部，肿得都变了形；不准洗刷，不准喝水，不准小便。四个罪犯用被子蒙住王洪章，压着四个被角，闷的他喘不上气来，暴徒们吼叫要闷

死他。罪犯孙奇拳打脚踢王洪章的胸腹部、肋部，致其尿血两个月，牙齿被打掉，只剩下六颗牙。

蒙阴县法轮功学员**石增磊**，十一监区狱警头目李伟、张磊光、陈岩操控罪犯组长曲文广等，把石增磊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，强制他保持一个不变的姿势坐小板凳，抱头蹲地，站立墙边，每天只准睡两个小时，有时连续数天不让睡觉；上厕所须报告并承认自己是罪犯，才被允许。石增磊因不承认自己是罪犯，无法如厕，多次被迫便在裤子里。二零零四年三月份，十几名罪犯把石增磊压在实木排椅上毒打，实木排椅被震碎，木撑被震断。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日，一群罪犯暴徒用被子把石增磊蒙起来，拳脚相加，打得石增磊奄奄一息。石增磊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，撞墙致颈部骨折，反抗这种惨无人性的毒打，捍卫自己的信仰。石增磊伤势严重，狱警不得不送他到医院做手术。医生用八个钉子固定他的颈椎骨。二零一一年三月底，罪犯组长刘东和谢弢无理阻止石增磊购买生活必需品，并扣上“无理取闹”的帽子严管他。石增磊绝食抗议，遭恶徒强行灌食。石增磊颈骨镶了钢板后，二零一一年四月初的一天夜里，罪犯杨洪友、张孝友、徐磊等六个暴徒用木棍毒打他。石增磊的身体和精神遭到极度的摧残，生活受到无情的虐待，生命时常处在危急之中。

潍坊市法轮功学员**姜国波**，二零一零年正月被劫持到十一监区。入监后，绝食抗议十一监区违法迫害法轮功学员。监区狱警头目张磊光、李伟等指使罪犯对姜国波长期野蛮灌食，有时一天灌食七次。罪犯张绍青还给李伟立下军令状，十五天拿倒姜国波，对姜国波实行了种种酷刑，绞手指，跪圆木，后腿弯夹圆木，长时间蹲着等刑罚。姜国波被折磨的骨瘦如柴。（转下页）

(接上页)潍坊市法轮功学员**孙宗绪**,因绝食抗议迫害,遭到当时的监区长张磊光、教导员李伟、罪犯张绍青的残酷迫害。张绍青吼叫,“灌上点稀玉米粥,饿不死他就行了”。张绍青凶残、变态,把孙宗绪踢倒在地上翻滚。张绍青对孙宗绪实施了种种酷刑。二零一二年七月,孙宗绪在十五组被严管迫害中,出现高血压二百多,头痛、发烧、呕吐、脑出血。孙宗绪被迫害的皮包骨,眼眶成了黑色,体重不足四十公斤。

蒙阴县法轮功学员**公茂海**,遭长期严管迫害,狱警头目李伟、张磊光、陈岩指使杀人犯张殿龙、马道格、胡铁志为首的一群罪犯打手,对公茂海暴力殴打,用脚猛踢其肋骨,致其骨折,送到医院抢救,近一个月起不来。

淄博市法轮功学员**王亮**,二零零四年四月至二零零五年六月期间,罪犯石振峰、赵洪勇、薛军、马新波等人对王亮辱骂、体罚,不让睡觉,扒光衣服,按倒在地,拳打脚踢,用鞋子打头打脸,用皮带鞭打全身,用板凳猛砸脚趾,致其趾骨骨折,趾甲脱落。

莱西市法轮功学员**戴国玉**,被狱警操控罪犯张风顺、毕玉振、王克东、赵岳魁、李晓、李鹏等,将戴国玉关押在严管室进行迫害。戴国玉几次休克,罪犯用凉水泼醒再打。第二天,罪犯们继续毒打,用棍棒擗两肋,打得戴国玉仅存一息,不能动弹。

法轮功学员**黄敏**,七十岁,被狱警强行灌食,身体受到严重损害,脸变了形,嘴歪了,满口腔生疮、溃烂。他有时二十多天不大便,小便也排不出,肚子胀的很硬,疼痛难忍。

莱芜市法轮功学员**王子等**,被罪犯张风顺、赵岳魁、赵新等暴徒连续

几天迫害,辱骂、体罚、殴打、不让睡觉,用棍棒擗两肋,扒光衣服打生殖器,打全身。直打得爬不起来为止。

泰安市法轮功学员**赵卫东**,被狱警多次指使罪犯突击“转化”,殴打、体罚、不让睡觉,不让如厕,强制他坐小圆木凳,不停的灌输诬蔑法轮功的言论。二零零五年十月,连续二十六天累计六百多个小时不让他睡觉,强制他一个姿势蹲着,五、六个罪犯包夹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看着,他一闭眼就打、捅、踢、拽头发、揪耳朵。如果蹲不住,就一顿暴打,然后拽起来再逼他蹲着,每天数不清要遭受多少拳脚。赵卫东被迫害的精神恍惚,无法辨别方向和物体,腰直不起来,一个晚上摔倒几十次,前额摔得满是疙瘩。二零零九年四月十日,罪犯毕玉振带领一群打手对赵卫东大打出手,用棍棒拍打全身,用鞋子抽打头脸,打得头脸肿胀,眼睛肿成一条线;几个打手强按着赵卫东成半蹲姿势,用板凳腿压在赵的脚面上,再上去人踩跳;用穿鞋的脚,硬插入他的嘴里。有一次,赵卫东被打的躺在地上不动了,帮教犯人就对打手们说:“出了事就说他是自杀。”

龙口市法轮功学员**尹向阳**,被监区狱警指使罪犯强迫每天蹲十九个小时,连续蹲了二十几天。二零零六年十月,监区长李伟等狱警指使罪犯,强制尹向阳每天二十四小时蹲着,并不断的打骂,用针扎他的全身。近百小时的连续折磨后,尹向阳全身上下皮肤都变成了乌黑色,左胳膊和大腿被打折。这时他爬都爬不起来,上厕所也要罪犯架着去。一个罪犯说:“我是死刑犯,现在等于得了第二次生命,我还在乎什么,顶多再死一次到头了。你要不听我摆布,我就

能叫你生不如死。”

法轮功学员**郑晓强**,被连续迫害近十一个月,期间昏倒数次,被打得遍体鳞伤。

青岛市法轮功学员**王清德**,七十四岁左右,狱警操控罪犯韩晓磊、姚云霞、孙奇、张城、刘滨、王海堂、董拓、毕玉振、陈宇磊、王新军、王建军、刘继远、吕玉祥、张风顺、贾文收、王春诚、房继等,轮番几天对王清德进行体罚,不让睡觉,让老人趴在地上当马骑,扒光衣服用棍子拍打,用木棍擗两肋,拳打脚踢,不分白天夜间,连续迫害十几天,打得老人嗷嗷哭叫,夜间哭叫声传遍监舍。一次,罪犯用铝合金烟灰缸砸破了他的头,鲜血直流,狱警不但不处理犯人,还将王清德严管。

济南市法轮功学员**刘如平**,绝食抗议迫害,要求学法炼功,被野蛮插管灌食二十多天,监区长李伟恼羞成怒的恐吓说:“你是想死,还是想活?”并指使罪犯每天灌食六次(正常三次),邪恶医生故意把管子插到胃底,上下反复捣,剧痛无比。

沂水县法轮功学员**陆丰田**,在十一监区五楼监控室里,积委会副主任李天民(犹太)在李伟的指使下,对陆丰田进行车轮战术,东北黑社会杀人犯杨洪友、罪犯赵岳魁、贾书理等对陆丰田大打出手,不停的拳击打耳光,不准睡觉。杨洪友吼叫:不“转化”就打残你,政府讲了不“转化”死路一条。李天民也大叫:不“转化”就天天熬你。暴力强迫陆丰田写“五书”。文章选自《明慧网》◇

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人的利益,从未侵害他人的权利,从未妨碍他人的自由,从未干涉他人的信仰,从未藐视他人的尊严,我们从未提出政治诉求,一贯坚持和平理性。法轮功没有罪!那对法轮功的迫害者,在触犯中共的法律,迫害的官员,也必遭未来法律的审判!

